

现实底色与时代精神再造

——长篇小说《乡约》读后

叶松毓

读完作家陈德智先生的长篇小说《乡约》，竟有几分说不出的惊喜，作者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空内，成功地描绘出了一幅现实的、社会的真实图景，无论是底色涂抹抑或是场景渲染、人物勾勒，都实现或超越了作品自身的主旨。《乡约》就像作者自我肯定的那样，它是一部非官场小说的小说！

然而，《乡约》所触及的核心仍然是“官场”，但这个“官场”的美学价值，显然更加契合当下的生活情境，或许是因为没有猎奇的细节，叙述就显得规整而又严肃，而充斥在作品中气韵，从开始到结束，一以贯之地保持了一种充沛的力量。“乡约”是整部作品的主旨，也是作者提前预设的一个美好的愿景。但读完整部作品，我的感觉是，小说在广度和深度的拓展上，似乎升华了作者的预设，或者说这样说，它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对传统的“诚信”的阐释，“诚信”在作品中，其实已经慢慢被剥离掉了，当权力一旦被扭曲、当执政理念一旦偏离坐标，所谓的“诚信”就失去了依存的环境和土壤。

《乡约》为我们揭示的是一个政治生态的问题，好的政治生态，是由一群优秀的执政者营造出来的，不好的政治生态，则可能毁在一个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当权者手里。如果说作者的愿景是呼唤“诚信”的回归，倒不如说这是对基层执政者提出了一种警示，警示虽然在含蓄而又隐晦，但它一直存在着，尤其在作品的后半部表现得十分真切，作者的政治姿态一点也不模糊，相反，随着叙述节奏的推进倒是显得愈发地明朗化了。

小说的内蕴在作品的后半部有了某种质的掘进：政治生态的污染比现实环境的污染更可怖，作者对权力失衡的暴露和批判虽然是审慎的、隐晦的，但作品的政治棱角依然鲜明的凸显出来，这是情节推动的结果，表面上看它和作者的主观意愿似有抵触。但作品后半部所弥漫的那种忧郁气息以及人物内心所表现出的无奈，让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一种来自决策者内部对信县未来命运和前景忧虑的情绪，透过这种情绪，我们也看到了一种乐观的心态和坚守大道的勇气。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已故评论家雷达曾说过的一段话：“我一直觉得，当下中国的文学缺的就是优秀的政治小说。政治小说决不是浅表地描写权力层面云雨翻覆就够了，它不仅会涉及社会深层结构，还会涉及政治文明和政治文化心理结构，深入人的灵魂世界和时代的重大精神课题。”《乡约》中关于政治生态的描述，已经规避了早期官场小说的痼疾，它的触角伸及到体制构建对人文环境的影响，发展的根本所系在人，人的根本在于品格的确立和道德的自我营造出来的。

二
《乡约》我们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部分来看，其分界点是信县人事变动，具体地说就是从第三任书记白世伟执政作为情节转换的一个基准。小说的前一部分虽然用了相当大的笔墨，写一个农村老太太王平银拾金不昧的事迹，这个因子的作用有两点：一是点明主题。拾金不昧是诚信的表现，而诚信则是传统农耕文明的根本，它是构建“乡约”制度的基石。正如作者在后记中阐述的：“这种乡约制度和乡约文化，以协商、订立村规民约的方式，促进村社邻里之间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王平银拾金不昧的行为恰恰是古老的乡约文化的道德呈现。二是搅动了“官场”。确切地说是搅动了信县政治生态的良性循环。王平银拾金不昧本身只是一个因子，但在小说的前一部分中，它却犹如一滴催化剂，触动了基层执政者的政治神经，激活决策者对投资环境、乡村建设、经济发展的深思和考量。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搅动“官场”并非贬义，王平银事件牵动了整个信县上层建筑的波动，无论直接或间接，它的作用

都是积极的。小说的前一部分，写了信县作为洪州市工业大县的优势和潜力，写事更是写人，工业县决策者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共识以及在应对各种考验时的担当精神，特别是在铅锌矿废渣排放污染汉江水源这一重大事件上，信县的两位最高决策者县委书记魏德平、县长赵宇航，在面对检查组的调查和质询时，态度诚恳、责任共担，对于上级的处理意见丝毫没有怨言。

十天后，洪州市委常委会研究通过，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魏德平、赵宇航警告处分，给予在选矿厂选址中负有分管领导责任的原常务副县长、现任政协主席丁亮记过处分，对于负有具体责任人的分管工业副县长行政记大过处分。

对于处分，赵宇航没有觉得委屈。虽然自己刚刚上任不久，隐患是前任留下的，但问题是在自己任内发生的，出了事就要担责。来不及多想，他一头钻进了铅锌矿业的整合之中。

小说的前一部分，政治生态是在一种相对良性的态势中运行的。这一时期，信县的发展势头一路看好，工业大县的框架已经初成，最可喜的是，通过班子成员共同努力，偿还清了历年遗留下来的所有欠债。而这时期的决策层虽然出现了人事上的变动，但过渡平稳，衔接自然。如信县县委书记王卓成调任洪州市副市长，县长魏德平升任县委书记，省建设厅规划管理处副处长赵宇航调任信县县委书记，县长候选人……人事变动，尤其是决策层面的人事调整，一般情况下它会牵动，甚至影响到一个地方的政局稳定，但小说没有把笔触放在权力变更这一敏感的问题上，而是重在写事，写四大班子主要领导间的配合、写信县的投资环境、写工业体系的构建及偿还债务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这一切都在陈述一个事实：一个干事的班子，一个没有私欲的班子，它一定是一个团结的、和谐、有力量的班子。

三
小说的前后两个部分，是具有强烈反差的，它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生态，而姿态即观念，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将会直接影响到政治生态的健康与否。当信县处在一个最好的发展阶段的时候，人事再次出现了变动：县委书记魏德平，因为年龄和学历的关系，调任洪州市政协副主席，职务看似提升，其实已被权力边缘化，接替魏德平的是清河县县长白世伟。白世伟的高调亮相以及他任职前的发言，其实已经预示着信县的过去从此翻篇，新的抒写将从现在开始谋篇布局。白世伟的口才极好，很有演说家的天赋：

“他出人意料地没拿稿子，凭着一张嘴，滔滔不绝讲了二十分钟，层次清晰，语言丰富，口齿伶俐，中途没有一点磕巴，让参会者暗暗称奇。他表达的是对信县发展成就和魏德平成绩的肯定，对信县未来工作的决心和信心。提出要争做洪州经济区的领头羊，并全面实施率先突破，实现信县经济大跨越，城市面貌大改变，精神文明大提升、干部作风大转变，建设全省经济强县。”

白世伟的发言，即是后来被提炼出的“四一四”战略，新任县委书记白世伟为信县重新勾画的奋斗蓝图。一个属于白世伟的时代到来了。小说从白世伟高调亮相到宴请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可以看出他驾驭权力的老道。宴请在一片觥筹交错的祝贺声中进行，白世伟再次对他的“四一四”战略进行了阐释，同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权力细化，四大班子的主要领导成了每块任务的主抓人，分任正副组长，原则上对县委负责，其抓到实处，是对白世伟个人负责。这看似非正式的聊天，其实是信县权力的一次高度集中，或者说是一次收回。白世伟轻松掌控了话语权，他将一种官场上的强势发挥到了极致。从在干部大会上的高调亮相到晚上以个人名义宴请四大班子主要领导，白世伟实现了树威、收权的过程，这一切都显得水到渠成、顺理成章。至此，白世伟成了信县一言九鼎的人物。

不久，白世伟“高瞻远瞩”的决策，几乎捆绑了信县未来的命运，未来是什么？谁都看不清，但作为县长，赵宇航心里很清楚，的信县其实已被人押在赌注上，从此将再无宁日，旧账还清，再添新债，这个包袱足以压垮政府有限的承受力。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堂堂一县之长，也成了银行的“打工仔”。赵宇航短暂的动摇除了人之常情，恐怕最大的还是一种担忧，白世伟的到来，政府的实际权力几乎完全丧失。因此，他滋生出的悲哀，不如说是对其命运走向的无限焦虑。小说的后半部紧扣白世伟走向信县的变化而展开，白世伟虽出场不多，但我们能随时感觉到他的气息存在：它在信县的上空游弋，并俨然构成了一种高压，这种高压不只是缭绕在信县的权力层，而是波及每个角落。白世伟所谓的“四一四”战略，实际上是他个人的一厢情愿，是一个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和实践检验的空头理论，但白世伟的结果，还是一种政治生态被扭曲的继续，接下来，它会给信县带来怎样的不可预知的人为“灾难”？小说中其实已有某种预示，如白世伟积极倡导的芍药产业，在信县农村几乎无法推广甚至遭到基层干部的消极抵制，当然，白世伟“大刀阔斧”，不知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过去没有钱，是人等钱，现在有了钱，不能让人等人”，于是，他亲自为信县重大民生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操演：“加大投入大干快上再造一个信县，创新思路奋发出为勇夺四项桂冠”，显然这是对他“四一四”战略的高度概括。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白世伟在重大项目的实施上完全没有立足于因地制宜，仅凭个人的异想天开：

“交通方面的项目有两个，分别是环绕信县县城的环城干道和信县通往淮川的二级公路。这条环城干道长度三十公里，包括跨越库区和汉江的两座中型公路大桥，三条双线公路隧道，建成后相当于大城市的绕城高速公路。这个项目并不在原来的城市规划之列，是个无中生有的项目。通往省城的二级公路，属于国家二级干线公路，升级改造的责任在省级，改造工程只列入省级整体规划。但是按照白世伟只争朝夕不能等的思路，信县决定自己上手改造。”

白世伟“举债”搞建设的思路，是实施他的“四一四”战略的一种手段，他要造的是一种政治的势，这种“势”往往是不计后果的，它被一种极其光鲜、极其漂亮的外衣所遮蔽，白世伟喜欢这件外衣，因为它包裹着一种分外躁动的心。至于举债会不会压垮信县，那不是他考虑的，他看重的是宛若海市蜃楼般的憧憬……

四
《乡约》书写的是什么？作者否认是一种官场角逐，因为它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权力对峙，作者也要看不到绝权和被腐败遮蔽下的黑幕，然而你表现的绝轨和之争。然而，作为传统意义的乡约文化，虽是作者强力挖掘的，但在小说情节的推进过程中，基本脱离了作者的控制，整部书自然形成了前后两个部分，我在这里之所以说“自然”，是指情节的发展完全是不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或者说，小说的内在意蕴基本上高于了作者的预期。

关于前后两部分的划分问题，我前面已做了一个大概的分析，从小说的整体看，它揭示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生态所产生的不同的结果。小说的前一部分是良性的，班子的政治氛围相对纯净，期间信县领导层虽经历了人事上的调整，但权力与权力的交割属于过度，还谈不上更新换代，自然也就掀不起波澜。但政治生态到底决定于领导层的政治氛围，在小说的前一部分以于志谦为焦点，通过他活跃的表现，写了信县在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以及领导班子在面对矛盾和问题时的态度。于志谦的才能在小说的前一部分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担任县委宣传部长时，因思维超前，政治意识强，曾得到前任县委书记王卓成的肯定和赏识，改任政府常务副县长后，与新任县长赵宇航配合默契，在自己分管的

工作中，他思路清晰，善于谋划，很多棘手的问题和问题均得到妥善解决，尤其是信县历年的下完账摆脱了债务的纠缠，信县实现了轻装上阵，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

卢志谦身上所具有的良好政治品格，折射出了信县领导班子的整体上的精神面貌，在共谋发展上，他们的心是齐，思想是纯，干劲是往一处使的，这些都是良好政治生态的一种反映。写卢志谦其实就是写信县整个班子的状态，卢志谦干成了很多事，这些事都很出彩，但他的底气、胆气，是从哪里来的，回答是肯定的，卢志谦所做的一切，离不开领导层的信任和支持，说白了，就是书记、县长给他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小说的后半部，政治生态发生逆转，这种逆转虽不甚明朗，但文字中多有预示。有一点可以明确，后一种政治生态完全是对良性的背离，它接下来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小说没有答案，也不可能给出答案。小说的后半部，信县的发展看似高歌猛进，但对于信县的前景，显然充满着太多的疑惑。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白世伟这个人，虽然他出场次数不多，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信县处处有他的影子、气息、眼神、声音，白世伟的“第一次”出场很成功，他把政治的“势”造得很好，晚会上他以一种高调的姿态亮相众人，晚宴上又强势树威，颇有“杯酒释兵权”的味道。第一次出场奠定了“白世伟时代”的开始，同时，这也是信县的政治生态脱离良性轨道的开始。关于白世伟这个人有预定性描写，如白世伟是洪州市委副书记的侄女婿，这个人因能说会道绰号“白铁嘴”，又擅拉长权术、爱说空话、被人私下称为“白失鬼”、白世伟与开发商小发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他对赵宇航的特别关照，这似乎也透出了某种端倪——白世伟是一个并不纯粹的人……小说中还有一个具体的细节，可以拿来佐证。

还没来得及落座，钟敏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掏出一个盒子，放在白世伟面前的办公桌上，说：“这是我们总行才发行的一个纪念品，给您留一个，请多为我们宣传宣传。”刚才他放盒子的时，有意把标有“500克”的那一面朝上。

白世伟望了一下盒子，这样不好吧。钟敏说，就是个纪念品，总行派发的，不值啥钱。白世伟伸手抓起那盒子，快速将其塞到桌面一叠文件中。

钟敏所说的这个“小纪念品”，就是“四个九纯度的金条”，白世伟当然知道盒子内装的是什么，他没有推拒，神情坦然、平淡，让人不由得猜度，其人收受类似“礼品”何止一次！

《乡约》是一部极其深刻、极其真实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它通过信县这个舞台，揭示了政治生态对一个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政治生态熔铸了人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它彰显的是一个团体的合力。良性的政治生态是团结融洽、是和谐共事，是决策层之间互补而不拆台、的浓厚。小说中所呈现的两种政治生态，具有浓厚的现实底色，它是对生活原味的过滤和升华，但政治生态最终是由人去营造的，因此，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皆取决于人的觉悟和自省，取决于道义的存在与否。小说的后半部中，赵宇航、卢志谦等流露出的动摇、退缩乃至苦闷，我以为是人性善的表现，同时也说明他们正在经历内心的挣扎，思想上的斗争尚有一个过程，但作为信县班子的主要成员，我坚信有一个原则，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底线……不管怎么说，阴霾总是暂时的，只要良知存在、信念存在，烟云终将散去……“无论如何，不要被一种不好的风气所劫持，还是要相信善的力量。诚与善里面，才有真学问、才有真文学。”（谢有顺《文学的深意》），因此，《乡约》的精神走向，绝不会是一种沉迷和落寞，而是大道致远的愿望！

最近，与几位初中老同学见面，聊天中说到当初在农村插队当知青的往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很热烈。但是说着说着，就发现至少有过半人，说起当初插队生活时记住的只是那么几件突出的事情，更多的生活内容和劳动细节都不记得了。

一些人不记得自己头年下乡在生产队里拿了多少工或者翌年拿到了多少工。最极端的是位同学连他所在的生产队里共有多少名知青都不记得，那些生产队里共有多少名知青的知青，由于招工回城后各奔东西，缺少来往，有人的名字他都记不得。这让我在惊诧的同时，也禁不住想，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

说明当初轰轰烈烈的知青生活已离我们远去。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当一种生活已经越来越远地离开我们，我们即使能够记住它的主干，也记不住它的枝叶；即使能梳理出它发生发展的主体脉络，也无法活活地再现它生动而原始的状况。正是此原因，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大地像雨后春笋一般地涌现出来那样多的知青作家，也涌现出来那样多的知青作家，但是今天，除过不少知青仍然满怀热情在撰写自己回忆录，还有多少人在写反映知青生活的、纯粹的文学作品呢？

应当承认，知青生活成为越来越远的过去时，知青文学也与我们渐行渐远。严格地说，不仅是与我们渐行渐远，而且与整个社会与一代又一代的新人已经越来越远。

回想起来，在中国那一段特殊的岁月里，连续几届的城市在校学生都到农村去，这样一代一代的城市形态，使知青群体形成了一种浩大而特殊的现象——由于这些知青正处在生命力和创造力最活跃的时期，由于当时民众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而知青在当时则是具有文化有知识的；再加上每个知青身后都牵带着父母兄妹等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这就使得关注知青的人特多，也使得知青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当时整个社会的神经。客观地说，整个社会的关注，使我们很难不产生错觉，觉得我们成了生活和社会的主体。其实，只要我们理性地回望一下，就会发现这不是这样的。论给社会创造财富，我们不是主体。即使单纯论体力劳动，论吃苦以及吃苦耐劳，我们仍然不是主体。我们下乡插队的时候，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我们并没有品尝最艰难的生活是什么滋味。插队到农村，在许多微妙方面都享受着农民群体享受不到的优惠。招工回来后，很快又面临改革开放，总体生活一年比一年更好。在很大意义上，我们算是吃了苦的一代，算是经历磨难的一代，但同样应当算是幸运的一代。我们为给中国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但这种贡献，一代又一代人都同样在做，而且各个群体都在做，只是方式不同。扪心自问，无论在哪些方面，我们都并不突出。

研讨知青文学，个人有三点拙见。

一、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沉淀，我们可以更清醒地认清知青文学的定位。从特定的历史阶段来看，知青文学在拨乱反正的日子里，起到了批判“极左”路线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这使我们对它充满了欣喜和自信。但是从浩瀚如海的文学宝库的角度看，它只是一洋中的一朵浪花。身为知青，我们可以为知青文学自信，但一定不要自负。

二、知青文学曾经潮涌般出现，它也就现实地成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存在。我注意到，许多有心人把知青写下的作品，慎重地搜集起来，保存下来，非常敬佩他们的行为。知青这一代特殊的经历和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相信会非常自然地成为各类资料记录和保留下来，但是用文学的形式保留它，会更加鲜活，更加生动，普及面会更大，印象会更加深刻，我们继续攀登和努力的空间仍然很大。

第三、我个人写过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当时代走到今天，回看我自己所写的反映知青生活文学作品时，常会感到不满意和不满。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多，尤其认识随着视野和知识面的扩大，我们对以往的生活和历史，一定会随着更加全面更加深刻，但是时过境迁，青春不再。常感遗憾的是，对知青一代来说，我们的认知水平很可能随着时间的行走提高，但是我们再回顾那段生活的切身体验却无可避免地降低。但是我们很难充满质感地写出那段生活。

据我所知，今天广义上的知青文学，更多的写，这写无性质的纪实。它可能少了文学的渲染，却多了生活的本真，这未尝不是一种新的开辟，也未尝不是一件我们始料不及的好事。当年朝气蓬勃的知青朋友和知青作家们，如今都已陆续进入古稀之年，但是作为一种终身的朋友和事业，他们仍然在不断地写。当年他们写什么，怎么写，都无可避免地会带有知青生活给予的熏陶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知青生活已经成为我们人生中的某种基因。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常常会因为“知青”这两个字而写，也常常会因“知青”这两个字而聚，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和心灵中的一种永恒。

衷心祝愿知青文学和知青朋友，永远保持着我们对生活的热情，永远保持着我们在生活中的努力和奋斗。

（作者系著名作家、省作协原副主席）

渐行渐远的知青文学

莫伸

火焰花红正当时

吉隆安

包和执子手的营生。

在火焰花下的树荫里流连之际，小河对面的操场上，传来一阵阵雄壮铿锵的操练声，总能勾起我记忆的潮汐……

17岁那年，我执意要报名参军。父亲却一再阻拦，让我读完高中再说，只好重新踏进校门。两年高中读完，竟然高考落榜。

别的落榜生垂头丧气，我却暗自高兴。可以实现我的军营梦！谁知，天道不公，体检中查出有扁平足。自然然而，当兵梦破灭。

当然，有很多同窗好友这些年都顺利入伍。他们有幸赴南疆，参加了那场正义之战。每当同学相聚，他们豪情万丈谈论着躲在猫耳洞里的苦与乐时，我只能黯然地低下头。在我青春岁月正当时之际，错过了能令我自豪终生报效祖国的一席盛宴。

此后，漫长的生活的岁月静好中，只能把这段心事埋藏心底。但是时时刻刻都在聚梦里的军营。女儿研究生毕业后，遇到心仪之人，一位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在遥远南疆服役的军人。后来考虑到相隔数千里，她一度打了退堂鼓。是我竭力促成他们走到一起。为了女婿能够安心成边，又建议她辞去古城高薪职业，报考了春城警察……

做空军营后，闲暇之余，坐在无忧树下，吮吸着火焰花芬芳时，总爱和一位86岁高龄的大妈闲谈。她28岁那年随军，从遥远的山东半岛来到这里。可惜，天不假年，她刚来没一年，她的丈夫，一位参谋长，在一次实弹演习中，为了保护战友，壮烈牺牲。

我的心重新一颤：过往岁月里，时常抱怨生活的艰辛。却不知道，在多少年里，在他们火红的青春节点，饱受着风霜雪雨，

负重前行，甚至用生命给生活在和平盛世芸芸众生，守护着一份祥和宁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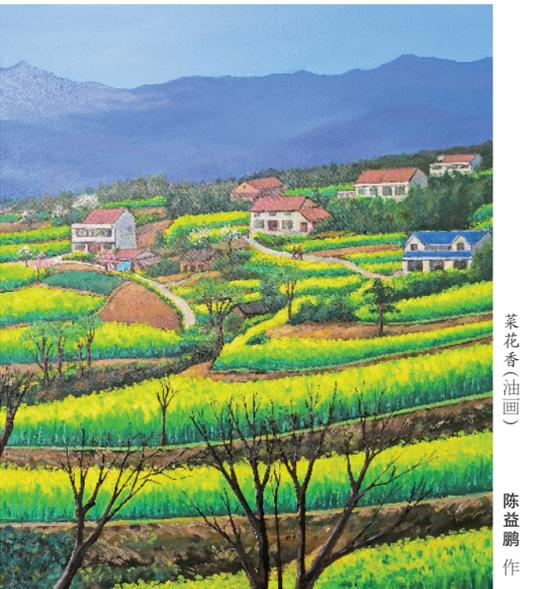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一阵雄浑的歌声，打断了我与大妈的谈话。一队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矫健的步伐，来到大院。他们是利用休息时间来打扫卫生的。

到底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阵忙碌后，大院里十分整洁。

趁着他们休息的时候，我和他们攀谈起来。

当问到他们是否感到苦和累时，一个来自内蒙古的战士灿烂地笑了：当然苦呀肯定累呀。但我们正是吃苦受累的年龄呀！多么朴素的语言，道出了战士们的心声，更是让我领悟了战士的真谛与价值——人生的每一次绽放，都要正当其时。

朝阳的光辉倾泻而下，火焰花沐浴着金色的光辉，映衬着充满稚气的一张张棱角分明、光灿灿的面庞，是多么的可爱与可敬。



菜花香(油画)

陈益鹏作

